



論語釋解

六

□ 12
1675
6



0712
1675
6



論語釋解卷之六



日本 平安 皆川愿伯恭學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記孔門諸子材質氣象之不同因又見
夫子之品騭之專薦其實德絀其華飾者蓋以
明如前篇所記者亦非夫子有意飾外而然也
凡二十六章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
用之則吾從先進禮樂之制作自武王周公傳以至
于晚周其間士君子學之世之相

論語釋解 卷之六

語由曰以時俗儀制
也
先進於禮樂侯而不泰時
人以爲野人後進於禮樂

春而不候，時人以為君子，如侯吉用，礼年爭，得禮其候而不泰者也。

去近者先，進於其道，遠者後，進於其道，故有先進後進之目也。用之於禮，即禮之用，和為貴之用也。此章承前鄉黨一篇，記夫子平生禮容儀度之次。故先取其言用禮樂之志者為首也。禮樂之制，竝皆以義為本，以文為末。先進之於禮樂，用之於其王澤尚深之世，蓋能知其本而主於德義矣。然主於德義者，外少文采，容貌志氣樸實淳厚，事多固守，譬猶村野之農夫，而在朝廷文物之會，故曰野人也。後進之於禮樂，用之於其流風漸息之時，故本質不理而務於文飾矣。然務於文飾者，外多都雅，事少守節，容貌氣象，便閑優裕，譬猶士君子而

在於朝廷文物之會，故曰君子也。用之者，言以禮樂之義，施用之於行事也。彼君子者，非不美也。然而繁文縟貌而立節不固者，非先王之所貴。故夫子欲從先進之質材者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夫子厄於陳蔡，間魯哀公四年也。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則夫子年已六十八矣。據史記云：夫子歸魯，乃叙書傳禮記。剛詩、正樂序、易象繫象說卦文言，今按書叙全是偽撰，剛詩、正樂非此時為始，又如易象象諸傳，非夫子之筆。史記所言蓋誤矣。然要之，是時夫子之門教具大備矣。

此章蓋錄夫子思其舊門人篤志者也。初諸子雖知夫子當窮厄而相從於陳蔡之間，不已者，蓋其

夫子嘆弟子從遊，口惟思難記者，因誌十士之才，能足登用也。蓋夫子之厄於陳蔡，從者相失於路，蓋夜後門而露宿於外，夫子類於追思往事，慨然言之。

心皆以夫子已老而恐其不得及今之門戶已立者也蓋追憶其篤志而羨之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

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按此稱諸子皆以其字乃知是編者之筆以此

承前章之次者疑亦皆當時從陳蔡之人也

夫子之門人多所造材者因遂又以其材所著稱者分之為四類也非夫子之門設此四科以教其人也蓋如文學尚列於四教之一至如言語政事則夫子平日教人尚質行而抑華辨故曰剛毅木訥近於仁又曰默而識之豈有教設言語之科之

理乎夫子又答或人子奚不為政之問曰奚其為為政則政事之不設科者亦可知也已但夫子之道大而能廣所由以傳其道則詩書禮樂子游子夏長焉故以文學著稱詩書禮樂之義舉施之用則政事也已冉有季路長焉故以政事著稱詩書禮樂之文發之口辨則言語也已質之躬履則德行也已故顏閔諸子與宰我子貢各以其所長著稱焉要之十子異稱乃亦所用之別也夫子則皆欲導之如顏閔蓋觀之夫其餘日月至焉之訓其肯可見也苟以孔門有四科之義求之則失夫子

之肯遠矣

美顏子之賢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助者以此物而為維持於彼之稱也

此章純見顏淵德行之卓越也、蓋如游夏諸子、其與夫子問答之間、有至言則贊之、有戲言則質之、才能大見、英銳盡露、顏子則大與、是異、蓋其務在自脩、而德已有其物、及聞夫子語、則聲入心通、其義益自得、明白、是以於夫子言、無所不說、雖乃夫子自思其欲發之言、以想顏子之聞之、都無可謂是其所不說矣、編者錄之以見顏子不得下以德

行稱之義也

美閔子之存身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間

與無間然之間、同其字、下略拆所稱述三字

閔子以德行稱、其名列於顏子之次、而此又以夫子稱其孝之言、承前章稱顏子之次者、所以示德行之所要、莫先於孝悌也、閔子其心能格其父母、昆弟之誠、是以其父母昆弟之言、同是一事、而他人直聞之、則或有可聞、而及至閔子稱述之、則其義美善、率中其要、然要又非閔子學優善擇其可言者、慎以發之、則不能也、閔子之稱其父母昆弟

之言者每每若是而人不聞焉是夫子之所以稱曰孝哉之由矣夫顏子之無所不說於夫子之言者與閔子所稱其父母昆弟之言其間雖有聖凡之不同要之其義一軌矣禮坊記子曰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是義又當併考

美南容之懷言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大雅抑之詩曰白圭

之珪尚可磨也斯言之珪不可為也

前章錄閔子之孝見之於其所稱述未嘗失言之處者而此又承之以南容慎言之事則德行之所以為德行之義殷然已見乎其間矣蓋南容嘗誦

詩至此篇輒必再三反復深自警戒夫子因遂知南容為人敦厚可憑而又足以保身宜家者故妻之以其兄之子

詔顏子好學惜其早世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今也則亡言今所有門人則亡好學者也

此章以見學必如顏子篤志然後夫子始許之以好學矣而如冉有季路子游子夏諸子夫子未謂之好學也問與哀公同對有詳略者告臣與告君異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

記葬禮當椁家之有也

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
 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顏路。顏淵之父。舊
 曰。槨。今按。古人殯葬於西階上。者。意慮有火災。而欲
 其以便於運避。是以往往必用車。以為槨。檀弓云。載
 塗。龍輅。以槨。是天子之殯。亦用車也。大夫乘軒。徒行。
 非禮也。夫子嘗為魯司寇。從後。讒辭。猶言備負也。
 此章欲見夫子極愛顏淵之材。而先舉其愛不至
 以其器妄假之也。請子之車者。蓋顏路家貧。不能
 作槨。欲得夫子之車。用以為其槨也。才不才。亦各
 言其子也。言鯉之才與顏淵之才。固所難比。言而
 至各言其子。則路之於淵。與吾之於鯉。情豈有異。
 是以今吾以鯉死時之事為言也。此意蓋言顏路

傷道之不一也。
 言道之興止在天也。

不當以吾嘗愛其才之故。謂顏淵猶夫子之子也。
 而至請車。欲使吾為之槨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
 以下言且。雖吾子鯉死之時。葬之。唯有棺而無槨。
 此事應或有疑。當時奚不罷車徒行。以為槨者。而
 吾所以然者。吾為大夫。大夫不可徒行。故不用之。
 為槨也。而今豈有為顏路之子之死。而遺車為槨
 之理乎。蓋以顏路所請之過當。而不許之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噫者。歎物之所之。
 不我與。而出於外。
 之辭。喪者。猶喪兵。喪財之喪。本失物。彼其中而成。難
 可見者。之稱予者。置已于彼。而以承而稱之之辭也。
 此章見夫子痛惜顏淵之死。其實為道愛其材者。

語由同上

也夫子祝諸弟子唯顏子學德純實足以能續夫
 子之緒以施于斯民以垂之後世今顏子早夭無
 復可賴故噫歎以言如此殆是天之奪予使喪材
 可賴之人也其旨蓋與石勒天奪我張侯之歎同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
 人之為慟而誰為慟者因氣之動而以致神閉之稱
蓋過哀而氣昏絕也晉書王戎母
憂去職性至孝裴頠往弔之謂人曰若使一慟能傷
人潸冲不免滅性之譏也可見晉時人尚謂過哀致
昏倒為慟不然過哀何至言傷人乎後世只注慟過
哀也失古義矣為慟之為下略析其死二字誰為下
亦略析其死慟三字

此章蓋記夫子於顏淵之喪不過於禮而過於哀

微言

之事也夫子哭之慟從者救之而蘇因告以其慟
 矣夫子自不覺其慟故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
 而誰為者言吾慟唯可為哭顏子而天下更無人
 可為慟者也夫子為道愛材之誠此一慟之間亦
 可見矣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
 曰回也視子猶父也子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
 三字也門人孔子

前章記夫子哭顏淵情至哀極而此又接以夫子
 以厚葬各門人然編者之主意亦唯在於子不得

視猶子也之一句讀者當留意辨之門人欲厚葬之者蓋顏路家貧不能理其子喪夫子之家為辨之葬事而門人乃以夫子嘗愛其平生故欲厚以成其終也然顏子之於夫子有役則趨有難則赴之類是視夫子猶父也夫子之家亦非饒給故其葬亦欲猶如嘗葬已子鯉之時如夫厚葬不稱家之有亡則是財過於情不親以其實者也已是乃夫子所以不可門人之請而門人不能知及其義以為夫子之不可厚葬恐非其真情也遂厚葬之也夫子因向人解之日如此厚葬是不得視猶子

也彼厚葬非我之所欲也乃二三子不達我情之所為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

日未知生焉知死按書金滕曰且能事鬼神子路之問蓋本於此也

前數章總記夫子於顏淵生則極愛死則痛惜者即亦德行之人難復得故耳德行之人難得者無他焉人率舍內而務外乃其氣志之所趨雖一言一動之間皆無非是物也如子路舍問事人而事鬼神之間未能知生而死之欲知即是而非夫子之所望故皆不為之答也

記教誨之方也

得英才樂之曰抑子路之勇敢也
當々中正兒侃々和樂兒行々剛強兒

○閔子待側聞聞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聞聞解見前行行者以夫子所未發者於已發之之貌侃侃解見前若由之句漢書引此上有日字疑樂字是日字之誤也按易離卦九三云死如棄如此死然蓋猶如死如也

此章記四子待側之容而終復錄夫子謂子路之語其旨與前章相應也蓋閔子之待側言事周詳而以使夫子意得安子路則性急頗有促迫夫子之意冉有子貢則每承夫子之命必審覆以行之其心蓋有自耻其似無能之意若由者即謂行行者也不得其死然者言不得死之天然也蓋其氣

無人而不能容人之人往往被人禍不得其死今由之為人殆類彼當不得全其天者故夫子謂之以憂其如此也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長府名藏貨財之室也爲謂改作也初魯昭公與邠昭伯謀伐季氏公居長府事不克公奔晉薨于乾侯今改作者季氏恐其復爲發難之地故議變置也仍猶言相承而用之也舊貫者謂舊構之規模人所貫熟也

此已下四章記四子以與前章作應而此乃閔子聞問之應也魯人之改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言人其如之何也何必改作究詰之辭其

積貫閔子之賢也

意蓋以微譏季氏之智量狹闇其所謀於事理無當也此乃閔子在外與人言者而夫子因傳聞稱之故稱言以夫人也不言者以闇闇如謂之也言彼以其平日之不言而今言之者其必有中以發之非偶然妄發之類不可不因其言為之省釋也矣蓋夫子固知其微言之旨然且因微言推言之使以思而得其旨乃亦居是邦不譏其大夫也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按今行或本瑟作鼓瑟二字者非是瑟者瑟兮憇兮之意堂者外事之所在室者內事之所在矣

記教者有英才抑揚無方也
此節殺伐之聲

此乃子路行行之應也子路有時迂夫子有時不說夫子皆乃所謂瑟者也夫子謂由已自以其所見為是則是無所受教於余者耳然則奚為猶於丘之門執弟子之禮乎蓋斥其氣量有所未弘受也此乃亦不屑教誨之類而門人聞夫子此語因不敬子路夫子因又明前之所言者但斥其氣量有所未弘受而非子路全不受教也故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言子路於夫子之義心已服從而勇進於其道矣然猶未得窺其德之至美而以臻于其域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日
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子張名師子夏名商賢
字猶鄉射禮云左賢于

右之賢

此乃子貢侃侃之應也子貢之問意猶言今使此
二人與為一事則孰得其賢夫子之答言若使相
與為一事則於其適當之處子張也過商也不及
焉矣蓋子張之為人氣象揮霍故其於道決然進
取不復內顧是以所宜取七八而止而常至于十
此其所以苦夫過也然則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者
子張性質所短曾子謂其難與為仁亦以之也子

夏為人性格局謹故其於道動生反感不復外伸
是以所宜取七八而止而常止五六此其所以苦
夫不及也然則何有何亡黽勉求之者子夏性質
所短夫子曾戒勿見小利欲速亦以之也要之子
張志勝而氣羸子夏材堪而識闇所謂過不及皆
就其身分而言之即為氣使者過為識掩者不及
也子貢不能達夫子之旨徒以常情度之以為師
愈也然而猶未敢自為是因更質之而凡道貴其
當中正中正即自正其位者是也今二子其過者
亦視之於中正之所失則亦猶與不及者之所失

不異矣故夫子答曰過猶不及子貢其問能審覆
即前章侃侃之應也

○季子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
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郝敬云周公功德

位元宰僅受魯百里之封且與卿大夫士庶人共之
分田制祿公私有定數君十卿卿三大夫大夫倍士
士倍庶人魯非周公一人有也自三桓專政作中軍
三分公室三桓各一季氏盡征之仲孫取大半叔孫
取半而以餘歸公昭公以後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
釋取二仲叔各一盡征之而歸稱于公則是周公之
分土盡以填權臣之溪壑記者所以謂季氏之富過
於周公也愚按哀公十一年季康子為政用甲賦冉
有之謀也冉有附益之事蓋謂此也小子衆門
人也鳴鼓者聲其罪也攻解見前此謂討擊也
此冉有侃侃之應也冉有子貢之短在於學以文

責冉有失處置以敬
季氏也

其材幹口辭而不以成諸其德性冉有以施之政
事子貢用之言說其事雖異其趣一矣是以二子
之侍側貌同侃侃蓋其所本皆出好勝之念有好
勝之念者心常欲有得賢能之譽於是求奇要勝
屢改故常事君者以此求媚于君應世者以此要
譽于世夫子之道專教人成其德性而今冉有構
謀聚財變法傷民專以求媚季氏其志趣所在與
夫子相反殆若冰炭故曰非吾徒也夫聚斂之惡
固聖人之所斥然此章夫子惡冉有專又誅其心
之求媚編本經者欲明斯義故特叙其事曰季氏

詰四子之性蔽及子夏所以不為類子也子曰在中間亦文也

富於周公蓋見季氏無意聚斂也曰附益之言冉有以希季氏之喜也鳴鼓者以道相反尤甚也未子欲令衆門人皆外之勿相與也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愚者其所當而不能知者之稱魯者方其智決而不能自斷之稱辟者僻同乃與其正當相遠而外出之稱喭者言好多作扞拒之言也此章品騭子羔曾子子張子路四子材質者非夫子不能爲之而如他人言之則又不足錄蓋此上脫子曰一二也字

愚魯即不及辟喭即過而其意乃歎鮮中行之士也子羔之愚其智不能及物曾子之魯其心不足自通子張之僻其志不誠用功於彼而不於此子

性在中

路之喭其氣浮躁好勝故雖以誘之終不能順從也編者以此置于茲者蓋以明夫子之道非以身居中正者則難可與從之義乃亦欲益見下章顏子屢空與此及前數子迥別之旨者耳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庶者謂其中或包物出意外者而在之辭屢者雖其所合於此而每爲不可期之稱空者謂其中之不有物也貨者轉易廢置所資之物殖者於所未有之中生有而不已之稱也貨殖焉者蓋借此譬以喻于貢其心欲聞一以知十常以之爲事是故貨殖字下著焉字以言乃指不受命之地位子貢之心中者而下文億字亦因此生來者爾自司馬遷誤解作傳置之荷頓白圭之外遂令孔門高賢負貪濁之名於千載之下寃哉億者憑空思慮以擬物於其所往之稱也

此章與前章相對錄以見顏子之氣象非諸子之
 品類也夫子言顏淵併言子貢者其實亦欲因其
 言屢空不受命億中下以使聞者得領會夫入室之
 微旨也回也其庶乎者言顏子其德之既成或當
 有出於人意表者在也屢空者言其德日新不滯
 執於物故常莫不受命也蓋天之抗我我之謂命
 天抗我而我不受從之者是其心常滯執於其知
 故也子貢則不受命而欲求之於其智識是以日
 務事長其智識所謂貨殖焉者也是以其所議物
 論事亦皆未得透徹但其有時或憑空思度以億

言者以其天資聰慧巧於揣度故時時得中義倫
 也此句乃亦以見其材質本美而以益惜其所事
 之垂方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足踐者

而成行於其上之稱迹者物所行過之痕日迹也

按入室字與前應蓋屢空受命即是入室之要

此章乃承前未入於室之言而更示以其法也善
 人之道者得為善人之道也善人者乃如十室之
 邑所有忠信之人而加之以遷善者即是也子張
 不問君子而善人之問其意蓋欲以此為學君子
 之資耳子張固稍有卑之之意而夫子之答亦因

因問語齊桓晉文等
 之所為也道猶曰所行
 踐跡猶曰守旧軌不
 室猶曰達不道也

其稍卑之意而曰亦也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者言亦當勉身追其行事之迹以學之既得能及則其德之為物有以自識焉不然則不得入室以觀其中之義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論者以次反覆言及其願

之稱篤者見其所體持之心雖他日不替之稱莊者實諸其內而以張其外之稱也左傳哀公十六年其必令尹之子是與語例相類當併考

前章言踐迹則得入室然其間又當論心形俱不俱之辨此章因示以雖踐亦有不入也言今欲舉論篤志之人其應謂曰是與之撰者其間若得君

子者乎得色莊者乎亦未可知也色莊者謂以顏色莊飾以取信于人者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亦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無入故退之

退者謂雖知之而不欲任也無入者即行行之意乃強使人與己意相并也

此章以釋前章夫子雖論篤是與之人而未以謂之貴之故且發色莊者之可不貴之也子路問聞斯行諸者其意蓋謂父兄之言或當不從而唯所

記教育之不一端也

聞夫子之義是行乎如之何者猶言置之何地也
 舟有問聞斯行諸其意蓋謂有父兄在故難得行
 其所聞然既聞知之則當要其言之必行乎問辭
 無異而夫子聞之以其意故其所答各各不同記
 者錄之以見所當貴者在德不在辭之旨也公西
 華唯能聞之其辭而不能聞之其意生惑於答不
 同之事舉之以請教夫子之答以其退與無人之
 德其答之所以不同也人之有聞其言之善可知
 矣然與父兄共行之乃為得其宜矣不然無人則
 色莊以忤父兄退則隱其所知觀父兄之失而不

記同仁相愛事也

言皆失其宜矣夫子之所以退之子路而進之於
 舟有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日子在回
 何敢死

此乃顏子不敢行其所聞而一視長者進退之事
 記之于此以與前章之旨相發也子畏於匡之事
 已詳於前此章蓋夫子遭難纒脫因顏淵在後意
 其或惡於畏而死矣故及其後至而發之也顏子
 故對日子在即為道之所當畏矣何敢以私所惡
 致於死也

因問柳季氏大逆之漸也

季子不足問也，大臣者言柳季子之位暗指季氏。今二子者非家老則邑宰其職也，微可謂厘備臣數言不可祿為大臣也。二子之知美，所以抑季氏大逆之漸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為異之間曾由與求之間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殺父與君亦不從也季子然季氏之子弟也曾者謂其所問出於意外也器備有事之需曰具

此夫子以冉有子路為不足與其君行道者乃與前章聞斯行諸之章欲其與父兄共行之者其意正同故編者錄之于此也以道事君者謂輔君使之行由仁義也不可則止者言其君不可共行道則止而不復仕也具臣者有季氏家待二子以濟

他日之用之意故復問從之者與言從季子之所用無所不為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者言弑逆太惡之事則二子亦以其嘗學道明知其不可故不從之也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賊者奪物於其所之稱夫人之子指子羔也費季氏邑名又按佞者即可從弑逆之事也

此章以前數章以與其君父共行德義者為極美之行編錄者至此又恐學者或因此遂至廢讀書

借高子未學而仕因戒子路也

故復錄此以示讀書必不可廢而佞不可用之義焉。子羔學未熟習而子路則欲因其治費以成其任事之材。故使之且為費宰也。夫子語意言子羔亦卒其學則將猶如他人之子以成其德者也。而今如子路所為是為獨賊奪之於子羔也。子路聞此言疑其未可以為定論也。因述已所以使子羔為費宰之旨。費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今子羔亦必能媚社稷為民人矣。然則是為徑使之學於實事者而非學詩書空言之比。爾而今夫子何必令人讀書然後為學乎。夫子答意乃明讀書為學之

故。故曰是故也。佞者苟且理之其前而不復思其後之違亂。用心淺矣。讀書學道則其用心深遠而慎於德矣。夫然後無苟作偷合之事。民人社稷可得而安矣。不讀書學道而徒任以社稷民人之治則苟作偷合太患卒至。故曰是故惡夫佞者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

使四子言志以試其業也。
無以吾長乎也

卜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也如其禮樂以俟
 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日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
 會同端章甫願作小相焉居謂平常家居之時也十
 乘百里之國也攝者交而
 持之之稱也方者義方也哂者謂笑之日容開也宗
 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日會殷見日同端玄端
 也章甫殷冠名衣玄端
 冠章甫亦會同之所服

此章乃備見夫子所未可子路冉有之肯而二子
 不能及顏子之所由亦見于此編錄者之所以總
 結一篇之要旨故置之於此也以吾一日長乎爾
 毋吾以也者言恐數子以夫子之長者難言之也
 然今且毋以吾年長之故難言之也數子平居則

曰彼乃不知我者也然則如欲或知爾者將何稱
 乃以為知爾蓋欲得數子自陳其所能而因以觀
 知其志也子路率爾而對者蓋其平日願夫子知
 已之所長以許之者而今得斯問恰中其意是以
 率爾驟發不復顧望也千乘之國已下言左右太
 國遞責其從勢甚窘迫而又加之遂至出師旅用
 干戈則外務危急甚矣而又因之以五穀不登民
 多饑莩則內事亦困極幾乎亡矣如此窘迫之際
 危亡之秋是為民力難振人易失信義之時矣而
 子路乃欲為之比及三年能令民不為其窮困推

屈其氣且知義當從之方蓋欲教以振作之也舟
 有則自謂已林恐不足以爲百里之邦如子路所
 言者故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里小國則能爲之
 雖然又如子路使有勇且知方則其材力所未能
 但使其衣食足則能之矣使有勇且知方者又決
 不可少此事而欲俟夫子禮樂化之故曰如其禮
 樂以俟君子也公西華乃其意欲使兩國息于戈
 偃兵革以成其和好而已爲其會同相禮者而謙
 其辭故曰非日能之願學焉言宗廟之事亦因言
 禮及之也日小者亦謙辭也

點也狂者之志蟬蛻
 埃壒表超然高視不爲
 物役夫子喟然歎而曰
 吾與點也取其知時而
 隱也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
 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日暮春者春服既成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
 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
 子何哂由也日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
 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
 小孰能爲之大
鏗瑟聲也撰者揆度其所合格而取
 以出之之稱暮春者季春三月也春
 服單袷也浴者浴身也風者謂既濯而風以乾之也
 舞雩城外禱雨處有壇墀可群集也詠歌也歸返也

鼓瑟希者方夫子問於三子之時鼓瑟然以其聲多則有亂其語之聞故鼓之音希作之鏗爾者瑟聲時聞鏗爾也蓋點意初無心欲聞三子之所言也舍瑟而作者置瑟而起對也三子者之撰者三子撰於其平素之所願也何傷乎者於其坐上諸子言語趣意之所在無傷也暮春春服既成之時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水之上風乾於舞雩壇之下歌詠而歸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者皆取其氣輕儇脫灑也三子者之言有所希于世待於人者曾皙獨脫然不顧自樂其樂夫

子既聞三子所言心頗不憊其有所求者今忽聞曾皙之言毫無懸想希望之念遂喟然發歎以與之也雖然曾皙元自在肆之言非有深意既聞夫子與已而未知夫子於三子言視之何如是以及三子出問之也子路之言儼然自任擅妄甚矣而求赤其言雖以謙辭發之而其意乃在不讓者夫子因以譏之日唯者猶言不以子路之言並聽而唯於求一人聞其言也非邦也與者言則非言為邦國之事也與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者言彼以其平居日不知我之心而為之則縱今日吾欲

為之小相孰敢曰吾能為之大而以出之上哉夫
為國貴讓則賢能可得進用矣今三子之言要其
旨皆將不用夫讓也夫子是以未謂之善也

顏淵第十二

此篇承前入室及屢空之旨首先置克己復禮
三而下因明其克己即是為君子尚忠信而以自
脩之事而間以徵之於為政之所貴矣凡二十

文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
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請問其目子

微言
克勝也己自己也復復也禮
三代之禮也為仁猶曰仁也

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

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克者當扞格難行之處致之
乎其行焉之稱也從人之斥

我而稱曰己也復者方將逝而仍著之於原處之稱
也禮者倫理之宜也克即復也復即克也克復二字
本為古人連熟文字晉語失趙氏之典刑去其師係
基於其身以克復其亦是也今分以己禮二字揅於
其間蓋以明克己即復禮之義也歸猶云嫁
也康熙字典歸字注與也許也下亦引此

前篇末章抑徇外此章因又明自正之所以為貴
也克己復禮者君子舉正常依禮制心或感物動
失其常然方其氣盛也智者易惑勇者易懼其不
以昏憤迷憒人所有望之己身者寡矣能當是時
猛省急抑揆以天下之公心而以自率其常度謂

之克己一日者指有事之一日也不脩之無事則
 豈足以用之於有事乎是故古之仁人如伯夷之
 倫亦皆脩之平生而以成其名於一朝有事之時
 者已天下歸仁焉者言天下之人無智慧小大凡
 有見之者必歸其人以仁之名焉不日天下歸焉
 而日天下歸仁焉故知歸其名於其人之義也為
 仁由己之為仁即上克己復禮為仁之為仁言人
 之稱之為仁者以克己復禮為仁觀之是專由己
 得之者爾而由人乎哉者世或以為仁之名使人
 信之則可得致矣於是或色取仁或詐力假仁義

皆錯認其所由者夫子言詰其誤故曰由人乎哉
 克己復禮四言首統大綱而語欠細目未足以為
 躬踐之實資故顏子請問其目非禮勿視聽言動
 者蓋不非則禮不禮則非二者相去毫釐之間夫
 子乃示以其毫釐差處譬如視物心明自識其視
 之非禮而猶視之是為視非禮下聽言動倣此夫
 子所舉之目乃使人於若此之處著力固守其識
 而勿敢失墜也顏子學識已優然今欲固自守其
 所識非容易所能故謙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太賓使民如承大祭已

因問語仁政出於無忌也

如見大夫如承大祭言莊敬
卑下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言
逐惡接物也莊敬卑下忠恕
接物上下無怨仁政於是乎
出

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
不敏請事斯語矣大賓謂如聘禮使者之類也承者
謂已身承其職事於大祭之時也
在邦仕在國朝也在
家仕在大夫家也在

此章論仁猶前章克己之旨而前章詳之其志此
章詳之其事併見足以相發故此錄之也出門如
見太賓凡與人交接極其恭也使民如承大祭號
令使民所易生倨慢而極其敬也已所不欲勿施
於人恕而行之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言所恕而
行之人或能行之國而不能行之家是偏頗也去
偏頗則內外無怨總之蓋謂平恕公正而行又極

恭敬也夫道之於人本不難行也唯驕佚自便之
情起則塞且亂矣防邪除慝莫善於自極恭敬而
猶恐其偏頗也又使輔以平恕公正之心抑至矣
是故顏子詳之其志仲弓詳之其事如其旨則一
歸矣學者詳焉

因問救其性蔽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
可謂之仁已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可字
已矣
字從皇本下章同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犁向
應之弟訥者言之所將發而內自止之稱也
此章喻仁亦自正之旨而專戒之於言乃亦前四
勿之一而其旨又微有不同蓋非禮勿言者欲其

所發言之與其知不殊者也此乃欲其所發言之
 與其行相應者矣謂之仁乎者言然則今見若斯
 者輒謂之仁乎蓋疑夫子之答未足盡仁之義故
 更有是問夫仁者固內自守其知而以淑諸其躬
 行者也若夫道聽而塗說之徒安足望仁行哉則
 夫子之前答雖謂之盡矣而可也是故誇其言智
 者或不淑諸躬行而德不守矣且為之難矣者示
 以善守者之情者矣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
 斯可謂之君子已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同上

雖知其不可而不能忘懷是為憂內懷虛偽者每多
 顧疑是為懼省解見前疚者貌物之行自思難耐其
 濟遠者曰疚凡憂懼之情皆生於內
 不自實者也又按自實乃生於自認

此雖所問不同而其問答之旨與前相類且君子
 必依仁則其為物亦相同故併錄之也君子其德
 實操定雖乃自省無所懼之於其行故曰內省不
 疚夫何憂何懼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
 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
 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人謂
 而其實猶無
 故曰亡也

諸君子親存之道以祥子
牛之或也

此卽不憂之解也。司馬牛有兄弟而凶惡，故牛憂其有之，猶如亡也。此憂蓋生於知不可奈何而尙惓惓焉者，而子夏爲舉君子之所爲心者，蓋欲令其以自解之也。商聞之者，蓋聞之孔子也。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者，言唯死生富貴則非可以人爲希之得失也。此蓋欲見四海兄弟之義，必然不疑而反先舉，其不可必之類，以別之也。敬而無失者，言行事敬慎，無失義倫，與人恭而有禮者，言與人交致恭而又各以其禮也。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者，言天下雖廣衆，亦一道統之，今敬而無失，恭而有禮者，乃偕行其道者，天下豈有不親愛之者乎？故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然則司馬牛已以學君子爲其志，則祇當務其恭敬而無兄弟者，非君子之宜患之之事也。故曰君子何患乎？蓋以勉司馬牛也。

因曰：言遠之爲明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浸者，物浸入而涵于彼之稱，潤者，澤氣透入而含于物，肌膚之稱，譖者，間言以阻之之稱，膚者，皮肉，肉外謂之膚，愬者，告以隱情而以希之之稱，恤之稱也。按古文太甲云：親遠惟明，此因僞書不足爲據也。左傳昭元年：劉定公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要之古稱明必又以其能遠及爲美，故夫子答亦言遠也。

有譖愬不行焉之明，而後可以內省不疚及不憂

懼也浸潤之譖者蓋謂其言之以微人人如水浸之始自潤累積漸進令人自生離疏之心者也膚受之愬者非疏者之愬而親者愬之乃彼令我膚受之也小人奸猾無所不至常謀陷我於術中而又能知吾防閑之嚴乃其譖人或十中挿一二或因言他而及之日月漸積使我自怒之矣其愬於我請我親戚託我朋友賂我近臣啗我童僕使我無不信受之矣苟非君子據德不回明闇一節者必為所搖矣然據德不回明闇一節者固此亦非知物之明慮事之遠則不能必矣夫子故曰能知

因問語政事實信也
上之人信則民亦信之民
之不信者上之人不信也

斯之人然後可許以明遠之名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足食者使國中生口無至艱食也足兵者使國中兵械具備足以禦寇也民信之矣者言使民信其所為政而無疑於已也凡此日去者並皆謂去足之之政也

此章以見明遠不可不貴之故也問政者問政所當從事之方也必不得已而去者言或有其勢必不可並為之事不得已而去其政不復事之也子貢此問蓋欲以知二者孰最為重也曰去兵者蓋

兵者所以禦外寇之器且有急則民可自爲之矣故先去之也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者言去食不事之則民恐有饑餓而死然死者生之所必有是以自古人皆有死則其饑餓死者視之全天年而死者徒遲速之不同耳故無食未足謂人之最大患也唯至於信則民生倫理之所以因賴而立者矣苟或爲物所惑而其爲政不有信則人倫蕩滅皆與禽獸無異矣如是則民不君君君不民民而甚則道亡各趨山谷城邑亡滅國中虛厲矣是故信爲爲政之至寶矣有信然後民固其

聚固其聚然後爲謀足其食以達其生其生達然後謀足其兵以除其害此夫子言三者去取之旨也

設文質辨之考員以辨子成之感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謂忠信也

棘子成衛大夫鞞皮去毛者也虎豹並山獸其皮有文毛質即

此章以發信之用也棘子成蓋病禮文之似太拘以爲苟其中誠不失其所當守則其餘皆文飾無用而雖乃不必爲其外而可也惜乎夫子之說君

子以下言君子之義本非如子成之所說今子成未究而妄發之適纔動舌其言已出是將令千里之外聞之雖駟馬之疾追亦不能及焉矣則其後亦將必悔之矣故曰惜乎也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者言子貢因明君子文質之義以辨子成言之不當也君子內受文而以行之外受之謂質是故質之所以名者生乎文者是以質也文也並皆當勉強以執之已不然則子成所稱質者亦將不可以見矣故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子成乃不知君子之貴文猶已之貴其質也又不知苟去其文則質

亦不足貴猶已之賤其文也虎豹去其文毛則人不復貴之而恐汝未知之也蓋犬羊之皮以無文毛故鞣之可賤矣虎豹皮去其文毛則亦猶犬羊之鞣也豈足貴哉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一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稱有若者君臣之辭用謂國用徹者周制一夫受田百畝百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此更爲前章足食補其肯也哀公問之者其意蓋欲得有若之勸其加賦也有若以爲年饑用不足

則百姓亦不足其用而魯自宣公稅賦賦歛益厚
 率什取其二故欲復其舊行徹法以救窮民也二
 吾猶不足已下言吾用已不足而汝欲行徹法其
 所足吾用者如之何而汝乃欲行徹法乎百姓足
 已下言君為其民牧者也乃其事皆當與民共之
 而不可自有其身也已今吾之言則百姓以得足
 焉矣而君曰不足君豈以其身別有所當與而不
 可與百姓乎今吾之言謂百姓之不足也而君曰
 足君豈以其身為別有所當與而不可與百姓乎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

因問誘其性蔽也

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
 不以富亦祇以異崇者益進之以致之其至高之稱中庸云崇德性易繫辭傳云易聖
 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又曰智崇禮卑據此崇德蓋
 以其智非已智而心自崇奉之而不敢違之也徙
 者物之所之迎以異端而以見其從之稱也
 也末二句詩小雅我行其野篇中之辭

此章因夫子之言以見前哀公之言出於其惑且
 不主忠信故也蓋哀公既奉社稷為民人固莫不
 欲其民之生者矣而今及年饑則曰如之何其徹
 也是欲其死之類也問崇德辨惑蓋古書有此四
 言舉以請教也主忠信則德質常固聞義而徙則
 其智益致純明而其德不致失其降高也故曰崇

言言解 卷之六
德也愛之欲其生已下言凡愛之者欲其生以爲情者也今有人或忽愛之而忽惡之是爲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如是乃所謂惑者也引詩意言物所當收之者而心不欲收之則其必辭之其辭也雖誠不以已富其物不須剝漆而亦祇以與已所好相異而以辭之蓋苟不求之其心而徒求之其言則其蔽陷離窮不復能知其惑竟不可辨矣是惑也以上辨惑之法也引詩者示惑之所由生者也訓告之旨甚親切且至矣

因向諷諭其政事之敗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

有粟吾得而食諸齊景公名杵臼朱熹曰是時齊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

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此說得之矣

此章乃信重於食之義而發之於景公之口則益以見夫子之言自是天下至當之理雖景公亦自不得不伏其義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者言教之各自安其位務其道也亦乃爲政以德之效可以致是也已反是則人皆財非其財穀非其穀譬如齊國其雖有年而臣不理其職民不納其賦則景公不得而食之也但夫子所對之旨以景公君也

而曰君君是其所重在此二字而其餘皆比屬言之蓋君本也本正則末自理而父猶君也景公不達是義惜哉

美子路之明新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半言也折者曲分其是非也獄者訟事之終也宿者猶宿肉宿酒之宿

此章又明忠信寔為為政之資也言子路為人剛決果斷其平日之所言槩主據義決獄之人得其片言亦可法其言以折獄之曲直也子路無宿諾者蓋記者因夫子之言記此以見其言之所以得如此者由其養之有素也無宿諾者言凡所與人

然諾者朝諾則夕果其事也即此一事亦足以槩其執義之心較然明白而其言因以致確乎有斷可取以為法之故矣

美子路之明新也 語致故可使無訟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訟者爭曲直于官有司也此章又見夫子之忠信乃更有使無訟之道也言使吾聽訟者吾猶他人無異能也然人若就其所云無異能者因欲舉必字也則吾乃有一道於此或使民無訟此稍與人有異也蓋聽訟者自脩其身能以其神明之德之正則訟者其理之曲者神為之沮奪不能復為之用一遇訊詰情忽窮辭遂

屈矣民因畏之不敢復以非理與訟矣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身之行止常

令不離於其中之稱倦者因見其悠遠而心生退屈之情之稱

此章乃言政化及物之道亦專以忠信也居之者居其為政之位也行之者行其政事也居之所以倦者求速効以博聞譽也民待我倦是所以不能成者也故曰無倦也行之所以不忠者偏諛阿黨以蔽其智故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此章已見前而重錄之於此者蓋前章倦與不忠

或有不下自知其為非而為之者矣以博文約禮則義理通於心而是非之所在者不復自眩惑乃可以弗畔於道矣是故重錄之也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成人謂誘掖小人反是

之以令至其事之成也

此章為後對季康子殺無道之問章置之而前章所謂行之以忠者亦不過謂以斯心行之也成人之美者使人以得賢善之名也成人之惡者使人以得醜德之聞也小人反是者蓋君子欲以道與天下共之者也小人欲以其身獨擅中美善者故視

因問政政事在忠信也

諸君子小人之分使人知所趨向也

因問語正人者宜先自正也

人之有美如媚以毀之是所以與君子相反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

正孰敢不正帥者令其物屬從於已而已為之先之稱也

此亦夫子忠告令季康子行之以忠也季康子以

魯國之宗卿民所具瞻而心之所是非則不正以

行之是以權衡乖平曲直失倫民胥傲之乃魯政

之所以不得其效也帥以正者季康子先自改其

身所有不正者以此帥其群下也孰敢不正者言

不正之惡民心固知之矣而其所以不能去之者

特以季氏之不欲正之故耳今季氏而能以身帥

之以正則夫不正者民心之所固知其不憚者也
豈有敢不正者乎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

賞之不竊患者方及於力難支而心思其難也

此亦與前章同旨苟子之不欲言季康子先自於

其身除欲得之心而以帥之令百姓以謂子之不

欲則彼將自於心知耻矣則良善之志日進而偷

竊之行日絀焉矣乃雖使季康子賞之而亦不復

欲為竊盜之事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

四上

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偃者謂物體受有所來而下伏也此亦與前章同言殺無道以就有道者謂取民之無道殺戮之而以使民懲懼畏慄就有道也何如者蓋欲用刑殺威民以使之從夫子之教故有是問而夫子之對乃猶歸之季子故曰子為政也焉用殺者言如別人威重無在位望不隆於是或有刑殺以強制之至如季氏為政則威重固在位望固隆民皆視瞻以仰繫其心則其為政甚易為力焉用刑殺強制者也子欲善而民善矣其義已詳

前章君子之德已下言凡民之德性無有二端但在上位行其道以臨其下者其德謂之君子在下位順其道以承其上者其德謂之小人夫子欲告以其為物之情狀因譬以風與草也小人之德唯不有風以尚之是以肆挺彊撻不可柔擾也至有君子之風尚之則自然偃伏不復假夫強制者也○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

因向柳其高遠使自勉也
聞者名譽若林之謂達
者才德宜通之謂

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也者蓋就混合者分舉之辭也家謂大夫家也
此章爲下知人及次篇誦詩三百之章作地也何
如斯者言士其德行作何狀而可得見稱以達也
夫子以君子所稱達者與世俗所稱達者各有不
同先詢之以正子張問意所在也子張因對世以
在邦家必聞謂之達今所問者卽以世之所謂達
也夫子因據古義以辨其謬故曰是古所謂聞者
非古所謂達者也質直而好義者言其人質實且
直不詭隨虛飾而好聞義以廣其智也察言而觀
色慮以下人者又能聞人言而察其意承人顏色

以觀其情而又不居以驕矜常自慮以已材下於
人也蓋其性行如此者學實爲已而受益無方是
以其人雖在邦而必能達其邦政雖在家而必能
達其家政也子張所問者聞也非達也然夫子欲
子張之事其達而不欲事其聞故先答之以達而
聞已與達混舉亦不可不以分疏示其別也故復
言聞也色取仁已下言其人莊飾顏色以取人之
附譽以仁人之名然仁人之行其實剛毅木訥近
之故非所以可招衆心而唯便佞巧會務合人意
以爲其行者雖與仁人之行相違矣此可以沽名

鈞譽焉矣其人又未嘗自謂其非而居之不疑凡其所行若此者其名聲已足可以附羶而其行事又足可以膠交流俗慕之而衆口稱之是以在邦必得其聲之聞者在家必得其名之顯揚也夫求有速効者未嘗有不爲斯聞人之徒者不可不以爲戒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從遊孔子遊於其下也慝者匿心僞貌以與物應之稱又按惑之答無辨字者明惑之爲物則辨之義自存乎

其中矣

此又與前子張之問同而答不同此錄之者其意蓋以崇德之答結前聞達之意以脩慝之答結前殺無道之意且以辨惑之答與前慮以下人作反映也舞雩乃前曾皙所欲放其風詠之處而樊遲能不廢其脩已進德之志以發問故夫子稱曰善哉也先事後得者言先事務之所當爲而後其身之所得其報是非以義爲主則不能也故曰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者言其身之惡則盡力攻之至他人之惡則無攻以寬容之也蓋攻人之

惡則自善其身也善其身而不復攻其惡即所謂
 慝者也是以唯攻其身不敢攻之人常自顧省不
 已也故曰非脩慝與攻他人之惡甚則或有一朝
 之忿忘其身及其親之難者矣夫忿者外也未也
 身與親者內也本也今或因忿發忘有其身因起
 干戈禍及其親者皆自錯認其心者故曰非惑與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
 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
 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也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

也
 曰問仁智在等豈入

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枉解見前舜舉陶伊
 尹事見於書經釋解

此章借天下治貌以喻仁智又與前顏淵問仁之
 章其旨相為首尾以錄之也蓋克己復禮則天下
 歸仁焉者亦乃愛人也故曰愛人也仁知本唯淺
 深之差而以知擇善而身處之乃仁爾是故知不
 明則惑惑則邦成亂矣是故君子為邦亦猶為身
 而知善人為其緊要故曰知人也樊遲本謂仁智
 唯當求之己身而今夫子之答以知人則其義全
 似相反者故未達夫子因更喻之以舉直錯枉之

義而樊遲愈惑不敢復請教乃退質之子夏也知善而後能辨其枉直辨其枉直則必自能舉廢之此知之所以爲貴者也富哉言乎者仁知之答本當以脩身所須而今夫子之答乃以治天下之道而其義相通是故子夏歎其義之所包廣大雖述之難盡也有天下選於衆言選於天下之衆也不仁者遠矣者言不仁者因自知己之不善而遠避潛遁不敢窺窬焉夫使不仁者自知不善者卽所謂使枉者直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以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

也 因而信朋友者其言亦有也

辱焉

此章乃前所云愛人之事也問友者問與人相友之道蓋凡與人交不順則不和而和或至阿諛此尤難處之事故子貢問之也忠告而以善道之者言中心之所臧否於其人不取隱匿而必以告焉而吾又常不廢夫誘掖之務而令其以日進月脩不離於道故日以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者言其人或執惑不可從則止其開誘不復爲之世蓋或有知其不可而猶欲爲誘掖身因取其辱者而君子之道則不以如此也

語朋友切候之益也

論語集注卷之六

三十九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輔者撐持其所轉側之處而以

此章見君子待朋友之道以文會友者以講習詩

書禮樂互成其文德而以相會聚也以友輔仁者

蓋朋友本以文相會則又有攝以威儀之益足以

輔我克己之功而使無失墜故曰以友輔仁也

此章以文會友之益也

論語釋解卷之六終

和漢洋書類
高知市
開成古本店

